



阳关在敦煌西去70公里地。我的阳关却是出敦煌城、过党河就开始了。已经是想象中的维度和颜色了，加之天气晴朗能见度好，一路都能看见汉烽燧，都能看见呈弧线的地平线。

汉烽燧是被遗弃的，孤立田园一般的荒漠里，但还不是沙丘或古河道的遗世，还在诉说，只是语言我们已经不懂。想象车窗外这些土墩服役时，有狼烟升起，有马蹄踏雪踏阳光驰来驰去，口令犹如铜箭头在晨曦或午后的阳光里划出美妙的弧线。那时候，几百里荒漠中的每一块砾石每一粒沙子都是热腾的；就是夜半温度降到了零下，营火和羌笛也能让它攀升起来。

桑塔纳在上午九点的太阳下奔跑，左手方不断有山脊涌现出来，它们还是党河南山。右手方是荒漠、戈壁，看不见任何的地标，也看不见边际，呈现出一个下降的弧度，一直到地平线。

“我看见了地球是圆的。”我自个儿想，感觉很像是在海上。我知道，地平线的尽头还是地平线，两三道地平线之后便是新疆。

汉烽燧是宁静的。绵延不断的南山是宁静的。荒漠里零星的骆驼刺是宁静的。我看见的每一寸荒漠、照在荒漠上的每一寸阳光以及我的视线本身也都是宁静的。车轮偶或的一个抖动影响不到宁静。有沙丘不断涌现又不断被抛到身后。车

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气氛像从车窗照进来的阳光也是宁静的。很多时候，车速都保持在一百码以上，但我感觉到的依旧是悄然潜行。70公里戈壁荒漠路，前后不见一辆车，该是怎样的一种几近完美的悄然！

见绿洲，见水，见房舍，阳关到了。一个结束了燃烧早已冷却下来的土墩，遗世独立在对面浑圆赤色的山峦。

经过绿洲，看见奔流的水，看见葡萄园，看见“中共敦煌市阳关镇南湖村党支部”和“敦煌市阳关镇南湖村村民委员会”两块牌子。想到几千年这荒原也跟皇城同属一天，觉得怪怪的，好奇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如何传达并统治这绿洲荒漠的。想起高尔泰对夹边沟和莫高窟的记录，好奇心便消失了。意识形态与地理形态无关，完全是人的形态，人到哪里，意识就传达、渗透到哪里。我怎么都觉得那两个牌子有损阳关的美？我晓得阳关在汉武帝时候就挂牌了，但我还是觉得不挂牌的好，没有任何现代元素介入，呈现的完全是敦煌一词本意的美。

阳关只剩一个地名，和一个颓废的汉烽燧——当然如果遇到下雪、下雨，雨雪自然也属于阳关；遇到晴天出太阳，太阳自然也属于阳关。为了收钱，有人修了博物馆修了关门，开通了电瓶车。博物馆里可以看一点仿制品，学一点历史，但终究破坏了阳关遗址的整体感和原生美。想象一下没有任何的建筑，出了南湖绿洲就是赤色山丘，汉烽燧保留着它在每一个时间断面上的模样，周身是风化剥离的土层。

看了博物馆，看了汉舞，看了着古装的关员办通关护照，出了博物馆仿制的关门，便是作为遗址的阳关了。

碧空下是根本不曾到过阳关的王维，他把酒的样子豪气得接近张牙舞爪，完全没有《渭城曲》和《山居秋暝》的静隐。

坐电瓶车上阳关。很近。步行也就15分钟。天极蓝。阳光晃眼，干爽嘹亮。汉烽燧由远及近，显示出历史与色彩的双重厚重。历史坍塌了一个大缺口和很多小缺口，从缺口看上去，只看见虚无。后悔没有选择步行上去。脚踩被砾石掩埋的古道上阳关，感官会接受更多。

老远就迷恋汉烽燧，走近了更是迷恋。它的形体是古老的四方形，它的颜色



是古老的赭红。它的夯土，它的石头，它的夹层里的芦苇与红柳，都已经褪去人工的成分而演化为自然的元素。那些芦苇和红柳曾经活在水边，非秦非汉，是我期望中的生态。

我注视着汉烽燧，犹如注视一位故人，滋生的不是激情与欲望，而是忧伤。故人经受不住时光的消蚀，仅存空躯，成了一场火灾的遗物。不知道我打量它的目光是否还含有藕丝之情，现实是我没能爬过栅栏走得离它更近。它有坍塌，但还是很高、很大。我晓得我抱不了它，但还是很想试试，很想抱抱。它是一个可以比作故人但又远远超出故人的宝贝。它站立着，像一尊四方都有眼睛的神，忘了言语，甚至也不能感觉太阳的温度，但它却是巨大虚无里的一个残存。它来于虚无又归于虚无的指向泄露了万物存在的机密。

汉烽燧的背后是起伏辽远的赤色沙丘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沙丘流畅的线条依旧保持着最初受力的样子。开始受的是冰川和流水之力，后来受的是风力。它真像是一条赤黄之河，永远都是汹涌澎湃的。它更像是一条河的天然塑像。在我的眼里，在我的理解中，它像沙漠与戈壁一样，也代表了虚无。

天空碧蓝，仅仅靠近地平线的穹庐有些发白。阳光无限的好，把洪荒之河上遥远的波涛也清晰地展示给了我。我把眼睛闭上又睁开，睁开又闭上。西出阳关无故人，我是感觉西出阳关无一人。如果不看地图单看眼前，阳关就是天涯，就是绝地，走出去便是永无回返。

我在上午十一点阳关明亮亮的虚无里看见一条河，严格说是一条古河道，宽度差不多是今天下游黄河的宽度。河道里稀疏地生长着骆驼刺一类的植物。画家李建英告诉我，那里就是传说中的古董滩。古董滩很可能就是阳关故城，自然也是古战场。曾经有一座城，曾经有一条河，曾经有一片较今天的南湖广大得多的绿洲，可以想见曾经阳关空气中的湿度和昼夜喧哗的市声。西出阳关，走出我们眼前汹涌的虚无，可以抵达楼兰、若羌、和田、喀什，穿过乌兹别里山口和吐尔尕特山口，可以到达中亚乃至欧洲各国。

我尽量地避开人，一个人呆，走走停停或者突然飞跑，不停地拍照或者收起相机极目眺望。一个人凭吊。上午十一点的太阳金子一样普照阳关，蓝天盖顶，

隔着古河道和澎湃的沙丘是云彩般隐隐的雪山——从它的东南-西北走向看，不是新疆、青海境内的阿尔金山，应该还是党河南山。

离开阳关的时候，又过去看了汉烽燧，算是告别。这样一个份量十足的故人，但愿不是永别。我又一次注视到它的形，它的色，它的暴露的断层，它的孤独无言。遗憾依然是不能翻过栅栏，跑过去抱抱。

我亲历的阳关就是这样。还有想象的——亲历之后的想象——在南湖住一夜，午夜时分上阳关，借了月光翻栅栏抱汉烽燧。一个人紧张。转而向南，坐在仿制战车上，用想象复活前方月色中两条不存在的河流，让忧伤像一串玉坠陷进阳关越来越凉的后半夜。